

石板皮，不稀奇，比油鲞扁还要扁的小鱼，椭圆形两枚硬币拼起来大小，貌不惊人真似石板上翻翘起的垢皮，我小看它的存在时常忽略不见，如我一样可以忽略不计，也不值得一提。偏偏我一直没有忘记它的存在。

石板皮是为我小小肉身垫底的小小鱼儿之一，游戏在我童年和少年记忆的深处，像捉迷藏一样给我寻找捉拿的乐趣，像丑泥人一样拿它们的小命堆叠我的命……它灰褐色苦大仇深的样子和我一样不鲜亮，瘦薄像一片普洱茶叶或像晒枯了的榆树叶子，我家门前的河沟是它们逍遥的场所。

我老家住在大河边，河宽水旺，年年夏天发大水，秋冬季退露出浅滩。父亲在门口的河边浅滩上开挖水沟，开沟的泥土堆在河沟的外边做埂，埂很高，与大河水隔开，框起一块东西向长方形的滩涂，有一亩地大小，一年四季长杂草，我们叫它草塘。四周开挖的沟子不是很宽，拿一根长长的撑船篙子像撑杆跳高一样可以跨过沟去。但我小时候跨不过去，试过一次，掉在沟里去了，没头端，像个落汤鸡，好在我五六岁就会游泳，很快就爬到沟边埂上。埂的里外当都栽上杨树和桃树，三步一桃两步一柳，春天站在大河堤的高处朝下看，桃红柳绿。夏天坐在河沟埂上可以乘凉，听知了叫；春夏秋可以坐在埂坎子垂钓：早钓鱼，晚钓虾，中午钓水花。水花是什么我忘记了，只记得埂的里外水边上遍栽蒿草，沟内和靠埂的河面上种上菱藕，各种水鸟不请自到，野鸭、天鹅、青桂、咯瞪子、水葫芦……有唱有舞，热热闹闹。秋冬在沟坎子和树的空白处上蚕豆、豌豆，野鸡，野兔在枯黄的茅草堆里溜来跑去。草塘一年有三季都是那么有生趣，各种草一个劲地疯长，割了一茬又一茬，冬天水冷草枯的时候也还能找到乐趣。家里的几只鸡、鸭都放在里面，鸡在草滩子上溜，捉虫、嬉戏；鸭在沟里游，淘食小鱼小虾小螺蛳，最喜爱捕捉沟里的石板皮。

石板皮从哪里来的？河埂留有豁口，发水时水漫进来，各种鱼儿也随大流跑进来，产籽后及小鱼们都留了下来……我经常去里面捞鱼，一网上来小鱼小虾蹦蹦的，鸭子跟在后面抢食个不停，吃得最多的是石板皮。原先不知道石板皮人还能吃，看起来有点害怕的石板皮我们称它鬼鱼，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曾吃过它。

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时候，石板皮也在我的捕食之列了。听父亲说是皇帝想吃的佳肴：相传

美味难得石板皮

□ 徐晓思

最后安排上了一道菜是一盘清蒸石板皮，皇帝一尝，初入口糙嘴，细细咀嚼，味道甘淳，不油不腻，清鲜爽口，问道什么菜，官员答道，“石板皮。”皇帝一高兴，随口说了一副对联：“佳人易得扬州月，美味难寻石板皮。”故事真假我不知道，而我听后来劲，石板皮，皇帝封过的，便放心大胆地捕食它了。

我家的河沟里有捉不完的石板皮。河沟里落了半沟树叶，石板皮要么三五成群一溜一溜的，不知道它们要到哪里去；要么停在水中呆立不动，是开小差还是思考什么。我不管，白天用一种叫扒钩子的网捕捉。都说割草刀刀有，取鱼网网空，而我一网也不空，每网倒上岸那跳动的几片“树叶”就是石板皮。夏天晚上乘凉没事做，借着洒亮的月光，跑到河沟边去看石板皮，它们都浮到水面上，小嘴还一张一合像吞吐着什么，也许像当代诗人说的，“喝下去的是水，吐出的是月光”。不过小时候不懂诗意，觉得石板皮嘴一动动的像老婆婆嘴里磨蚕豆很有趣，像泥鳅式的尾巴在浅水小沟处摇摆有几分可爱。我自然动手去逮它，想不到它晚上还这么躲七滑六的，倏地一下不见踪影，仿佛躲到月光后面去了。冬天河沟水浅冻厚，好天的时候，在冰上看到它们在冰下晒太阳，我用脚把冰一蹬，石板皮们一吓，只见一朵浑水，不见了，我知道它们拱到烂树叶底下藏起来了。水清了，短时间内它们还是不出来，只见沉在沟底的发黑的树叶。后来我发现石板皮很像“枯叶蝶”（一种蝴蝶）。只不过一个是在空中飞，一个是“鱼翔浅底”。我抓石板皮比捕捉蝴蝶来劲。

石板皮的吃法很简单，没有多少“花花肠子”，鱼鳞也可以不打，在腮下一掐一挤，洗净下锅，用酱油煮煮，好吃得很。夏天可以洗净放在筛子里晒干，盛在碗里放在锅里蒸蒸，热气袅袅中一股软软的香、树叶清香、泥土暖香满屋三间地弥漫，味道绝佳，直接调起馋虫。熟了之后，切碎的大蒜叶子一撒，我用手拈拈就吃光了，连鱼卡都不用吐出来。猫在我的脚前仰着头，喵喵地叫：“喵——我没？”声音很馋，很凄、很气愤，仿佛说，什么人哪？吃鱼不吐骨头！我有些内疚，把猫大人忘了。唉，难怪石板皮太好吃了。

可惜我家那河沟早没了，如今的小河都死了，石板皮也不见了。我甚是怀念这绝版的美味。

风流乾隆下江南察看水情驾临水南送驾桥地界，接待官员知道皇帝在宫中山珍海味都吃腻了，只好上高邮湖里的野味了。大鱼大虾都上了之后，

我童年的记忆和营南老家分不开，而老家的记忆又和调皮、顽劣分不开。小时候在老家抚养我的奶奶总要定期同我算“旧

账”，视“过错”情节而定，鸡毛蒜皮的给予口头警告，个别涉及“原则”问题的，就会上报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妈——那就有得受了（说来奇怪，为什么男人从男孩起便要遭受女人的迫害？还是两个女人的迫害）。虽说因为不安分遭了不少棒子，但那些“破事儿”却记忆犹新。

诸多“破事儿”当中，在生产队灌溉渠里钓虾当为首选。这事我最拿手，也会得早，穿开裆裤那会儿便颇有经验。钓虾这玩意儿，得先找“饵”。刚入行时可以简单点，拿个剔鞋泥的小铲，跑去家院后头，找块靠湖的湿地挖点“土蛇（学名蚯蚓）”。盛夏之时，地皮子下的土蛇到处都是，一铲子下去会带出好几条，弯弯曲曲在那蠕动。弄上三五条就够，土蛇并非珍稀动物，但也不可乱杀生。土蛇的样子不大美观，黑不溜秋的，还带点泥腥味、恶心。不想用手抓也简单，用铲子将三五条拨在地上，在它们前头拉直了搁上钓线（旧日里条件简陋，用不上尼龙鱼线这样的高级货，只能偷偷到奶奶屋里找根钩被的白线），之后等它们挪挪挪，只要一有搭上线的，即收线打个死结将其扣死。如此做饵既方便又卫生——经验啊。老资格的钓虾童做饵就要气魄点了——他们用青蛙。纯种青蛙不好找也可用蛤蟆代替，剥了皮反正都一样。做好饵后，线的另一头可以找根棍子（废弃的拖把柄为最佳）或树枝扣上。要不嫌寒碜，扣也不扣，不过这样简陋的设备在实战中容易脱手，影响收成。饵食下水前要先加工一下，使土蛇的用脚上去猛踩几下，直到它（或它们）面目全非，使青蛙蛤蟆的用剪刀乱插几下，也直到它面目全非。这么做看着残忍、血腥，却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饵的诱惑力，我们那称之为“性儿”——不给小虾小蟹沾点荤腥，人家不会送上门来。下面的事就简单了，可以戴上爷爷农忙下地时的大草帽，拎着奶奶喂猪汲水用的小木桶，再弄个小格凳，选一处小渠边的阴凉地开始下线钓虾。

钓虾和钓鱼一样，得有耐心。据我的经验，先前二三十分钟，鲜有猎物上门，这叫丰收前的沉寂。这一阶段泡在水里的饵正在向外“散腥”，第一笔生意成了，下面便会接二连三、财源滚滚。要时刻注意钓饵的动静，判断是否有虾上钩。钓线一抖，往往便是钓虾童最兴奋的时候，同去的几个被雇佣的小屁孩也会手舞足蹈——“有了，有了！”那时我野心大，投产规模颇巨，一般会准备数条“生产线”同时下水，经常出现“东线不动，西线动”的情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几条线都“勾搭”上，那就得前文说的“雇佣军”们上了，不过这一块

的收益得分，因为生产工具是我的，所以自然占大头。

“取钱收货”环节是最具技术含量的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拿起钓竿不可直接提线，得悠着点。先试探一下猎物的力度，线上松松劲，要是它拖着线一抖一抖地游动，说明饵被咬死了——多半半便成了；要是力道不大，还不能动它，稍有动静它就跑了；不过力道过大时，你也别激动——十有八九是给缠在水草上了。手艺熟的拉线后直接将虾啊蟹的甩在水桶里，手艺生的可以先挑在岸上，再慢慢将其捉拿归案……过去，老家灌溉渠的水清，农家主妇都在渠里淘米洗衣，

虾蟹自然多，一个下午掬几点整个小半桶没问题，回去让奶奶一煮，搁点油盐葱姜蒜，多香。现如今不成了，农田用上高效农药，灌溉渠也跟着遭了殃，草都长得没精神，小鱼小虾就更活不了。

钓虾这事不可天天做，尤其在同一片水域，需调节一下“生态平衡”，隔天再战。不过呢，小小劣童自然不会闲着，那另一大花样便是玩“火炮”。所谓火炮，就是类似小炮竹的擦炮。这玩意儿零售范围广，易得易藏，且价廉物美，多买多送。我当年叱咤“炮坛”那会儿，老字号“个个响”市场占有率最高，大伙也都信赖这个品牌。四毛钱就能买一盒，买五赠一，一盒二十来根擦炮（每盒的实

童年“劣迹”一箩筐

□ 冯智超

容易筹钱了。

买来擦炮，取出一根，在盒侧的擦火面上“嗖”地一蹭，就着了，接着猛一扔，隔个三四秒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感觉真棒。当然这是中规中矩的玩法，要变着花样才有意思。我挑几样刺激的跟大家说说。一种叫“炸鸡窝”。那时候家家养鸡，你隔远了选一家生人的鸡棚，瞅见有母鸡叫唤着要进窝下蛋，待它坐稳，一个擦炮扔进去，掉头就跑。刚跑出十来米只听身后响声大作，那母鸡“噢——”一声从窝里飞窜出来，一脸的惊恐状，蛋没下成，估计到天擦黑都不敢再进窝。农家的老主妇也是一般样儿地从屋内急窜出来，一脸的愤怒状，杵在门口，破口大骂：“哪家的小鬼崽子干的这缺德的事……”这时你找个草垛的小角落和同去的伙伴捂着嘴巴偷着乐吧。还有一种玩炮方法叫“红水云”。先用泥巴将擦炮的底端（粗俗一点称为“屁股”）给封上，然后擦燃了扔河里。只要质量达标，不一会儿，水下一声闷响，泛起一阵红晕，像云彩一样，煞是好看。

擦炮属“危险品”，一过驾“船”去偷邻村的菱角，才是真正的“高危”运动。菱角长在水里，水深一般两三尺，涉水偷自然行不通，得搞条船。旧日里洗澡没有浴缸，都是用木质的大澡桶。这种澡桶呈椭圆形，半米见宽，一米半见长，可以纵向坐俩小孩。用来洗澡的家当，水密性能好得很——这就是我说的“船”了。菱角长成了，水面的叶子会起翘，一见邻村水塘里菱叶“才露尖尖角”，就背着大人将那澡桶拖出来“扬帆出海”。这活儿需要有个伴（当然都得是会水的好手），一个人在“船”中坐不稳，再来一个两头压着，行动前打探一下形势，天时地利人和方可一试身手，以手代桨，慢慢从岸边划到作案地，伺机下手。本人十岁起，作大小案数十桩，除一次同伴贪吃，非得在作案现场尝鲜验货被发现外，无一失手——即便那次遭人发觉，也是凭借较好的心理素质、超高的逃脱技巧成功脱身。

很多男孩的童年都玩过弹弓，我小时候也玩，但这玩意儿有点小家子，不够大气，所以我更倾向于玩“弓”，自制的弓。这种弓的制作工艺一般，材质粗糙，不过因其流程简单，成品周期短，而广受同道者的欢迎。曾一度批量生产，免费赠与乡里的射击爱好者，也曾有邻村的小弟前来讨教，请我做“技术顾问”。弓的主干用料很讲究，要在选材上下功夫。一般挑选七分嫩、三分老的柳枝，材质的含水量是决定产品优劣的关键。水分过多的柳枝做出来的弓，弹性差、易变形，后力不足；而柳枝过干、过硬，弓的弯弧会变小，强拉就断了。这一环节，我是行家，什么样的柳枝做出的弓好，我一摸便知，这就是手感。选好弓干，将其尽可能地弯成弧，在不断尝试中把握好分寸，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材质的柔韧性，还要控制在它的弹性系数以内。至于弓弦，在苦心试验了十多种材料后，我的最终结论是，尼龙线为最佳，结实好用，富有弹性。箭嘛，有现成的——在自家篱笆地栅栏上精挑出的长短合适的空心细竿。要讲点情趣，还可以用烧火的稻草扎个把儿，将“箭”都插在上头，系在身后，宛然有点小箭手的意思。当然，这种弓射不得飞鸟，杀不了走兽，只能破坏点花花草草，欺负几下觅食的家禽。有年过冬，我制得一把好弓，家家门前窗外新挂的咸鱼腌肉正好成了我练习的靶子，射完东家，射西家。隔壁的张伯看到了，不但不恼，还跟我打赌——让我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射他家的半只咸鸡，若中了就送与我。我铆足了劲，一支连一支地往那送，苦于射程过远，又技差一筹，未能得愿。不过嘛，这晚上的炖鸡却是照吃不误。

不知不觉写下这许多，也不知读者当中是否有与我“臭味相投”的龄龄者。但此时，我又有点惆怅——长这么大，最开心、无忧无虑的回忆竟是这些不靠谱的童年劣迹。真是记得儿时好，跟着阿爹去吃茶，门前磨螺壳，巷口弄泥沙，而今人长大，心事乱如麻，乱如麻。

燕子突围

□ 顾文东

那是一个午后。书房的独扇门开着，南墙的窗纱像玻璃一样透明，光线泼泼地涌入，把一排书架映得五彩缤纷。捧一本书在手，任轻风细羽一般拂过脸颊。扑噜！一个黑影扎进

屋内，如同一只巨蝶，扑扇着翅膀，悄无声息地盘旋。原来是一只黑燕！

好一个顽皮的小家伙！时而鼓翼，时而滑翔，时而转弯，时而直行，优雅得如同冰上芭蕾，自在得好像海豚冲浪。两圈，四圈，五圈……起初还能帮它数数，不一会儿，便眼花缭乱，满屋都是轻盈的黑影……

楼下的廊顶有个燕窝，两只恩爱的燕子正在哺育子女。说不准，它就是夫妻之一。挨着天花板，飞呀，飞呀……难道不累吗？正在我担心时，黑影的速度慢了下来。几个回旋后，它无声地攀在门框的上沿，像黑色的大壁虎。隔着摇头玻璃，下面就是豁开的门洞。歇了片刻，它起身翻飞。这一次，速度明显不及上次，每转一圈，它都会啄一下大窗的摇头玻璃，的，的……极轻极细。瞬间，我明白了，它是在寻找出口。

的，的，的……间或的微弱声响，却沉重地击在我的心上。室内有书香，有座椅，有茶水……显然不是它的所爱。筑巢时，一嘴一嘴地衔泥，一趟一趟地空运。

幸福的理由

□ 周顺山

一遍遍创着我背诵的《锄禾》
母亲是幸福的
她永远理清不清岁月的白发
却在灯下 虔诚地唠叨
针与线 总是纠缠不清
鞋与衣 还是刻骨铭心
我也是幸福的
沿着甲骨的条纹

追寻孔子的背影
让永不尘封的记忆
点亮讲台前无数的目光

我们也是幸福的
鼠标 为你点明书山的捷径
键盘 为他敲出苦海的方舟
只是因为 无法淡忘
周游列国的漫天风尘
我相信
一切皆有理由
正如海的辽阔
只是爱的源头

文 游 基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